

農十六

瀛苑副刊

◎IKINO

高雄市博愛路往美術館方向，附近有塊大面積的空地——至少小黃印象中半年前還在。那塊地有個使小黃興味盎然的字：農十六。他經常對這種數與字組合的名詞深感奇妙，例如「十三行」、「二層行」、「六塊厝」等。而農十六更是數、字兩者以另類語順所做出的另類排列結果。關於農十六，數條高市風格的筆直四線道路於其中切割縱橫，四周則與都市計畫區嶄新的高層社區大廈，以及稍有年歲的舊式公寓大樓並存著，如此一塊空地。

半年前，小黃還在高雄市的那段日子裡，只要無事地發慌，便騎上摩托車往農十六奔去。到達後選定接近空地中心的某點，坐在摩托車上遠望。由於距離夠遠，又沒有高高在上的落差，於是映入他眼簾的，儼然成為一座巨大的都市模型。那是他方才脫離之處。模型的外觀是固化的，但稍稍定睛一看，便能觀察出表面及裏面其實蘊含無數微小的活動。這些活動集合起來賦予模型呼吸的鼻息，因此即使這都市是一塊石頭，也能感受到其血球受壓而向前噴射的脈動。有時他會騎車在空地內的道路上漫無目的地閒晃，享受另一種看待都市模型的方法。

他覺得此時的都市既模糊且遙遠，但同時他與都市之間又極為接近。只要乖乖呆望，他便能與都市繼續保持疏離；可只消手一伸，他又看見都市的建物群友善地朝他緩步靠近，但永遠無法近到得以相觸。

他迷惘自己究竟是不是一名都市人。文字符號的定義有時無法讓被定義的對象有所服從，這是難以破除的侷限所在。

半年後，他遷居台北市。這都市的漠然感更加強烈，即使是善意的呼喚，也帶著幾分

距離。但另一方面，這都市所展現的包容與多樣又令他大為吃驚。不過市中已難以找到像農十六那樣，能跟都市既遠又近的一塊曖昧之地了。他唯有在大度路上移動，並要在公車或計程車內，才有空檔以一種感動的情緒去遙望兩旁農田；此時方能在陽明山腳下或淡水河對岸看見矛盾。唯這份矛盾中疏遠的比例增加了，依舊與農十六相異。

他看著前座的計程車司機，也姓黃。不知他會不會也曾如此想過？或只是某個瞬間的不知所措？但直到這段旅程結束，小黃未發一語，所以他仍是無從得知的。

2011/08/16